

: 09-003-0019

《六祖壇經》第十七講。

經文第二十九頁第六行：

【弟子常覽涅槃經。】

從這個地方開始。我們繼續講志徹禪師，他跟六祖有這麼一段特別的因緣。前面他講過的兩句話是很重要，我們應當要留意的，那就是報恩一定要弘法利生。要說到弘法利生，當然先要成就自己，自己沒有開悟、沒有證得，是很難教化眾生的。不但佛法很重視這個問題，世間的教學也不例外。從志徹禪師修學過程裡面，我們也很容易看到，他是先求自己大徹大悟。他與無盡藏比丘尼一樣，都是專攻《涅槃經》，所以他就《涅槃經》裡面的疑惑提出來請大師給他講解。所以說『弟子常覽涅槃經』。

【未曉常無常義。】

這個問題是在《大涅槃經》的第十三卷，經文裡面有幾句話，當然經文相當之長，我們此地不能夠將經文全部念出來，只把他這個問題說出來。經上說，「善男子，我觀諸行悉皆無常，佛性無生無滅」，這幾句話要記住，「無來無去，是故名常」。這當中還有很多經文，我們都把它省掉。又說，「佛性即是如來，如來即是法，法即是常」，又說，「如來即是僧，僧即是常。以是義故，從因生法，不名為常，是諸外道，無有一法不從因生」。向下經文相當之長，我們不必多說了，這是說明經上有這個意思。他念了之後就有疑惑，所以『常無常』這個道理還是不甚明瞭。

【乞和尚慈悲。略為解說。師曰。無常者。即佛性也。有常者。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】

著重在這個分別心。這是六祖大師略為開示，這就給他略說了。六祖這一說，我們從表面上來看，與《涅槃經》裡頭所講的完全是相反。所以志徹禪師就說了：

【曰。和尚所說。大違經文。】

真是一百八十度的相反。

【師曰。】

這個『師』是六祖大師，說：

【吾傳佛心印。】

這個就是說明他是傳法之人，從摩訶迦葉代代相傳，到菩提達摩，這是西天二十八祖，他是我們中國的初祖，從達摩祖師六傳到能大師。所以這是『傳佛心印』之人。

【安敢違於佛經。】

我怎麼敢違背佛經所說？志徹就講了：

【曰。經說佛性是常。和尚卻言無常。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。和尚卻言是常。此即相違。令學人轉加疑惑。】

這個的確是如此，我們讀經文，如果聽六祖大師這麼一說也不例外。何況世尊給我們講，在這個四依法給我們說，「依法不依人」，說法、學法總要依經典為依據、為標準。可是這經義實在難懂，開經偈裡面所說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我們聽了這個話有疑惑，問題就是我們不能夠解佛的真實義。祖師說法活活潑潑，句句圓融，是因為他真的解如來真實義之故。志徹這個疑惑跟我們的疑惑沒有兩樣，六祖大師就說了：

【師曰。涅槃經。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。便為講說。】

這是我們在第一章裡面讀過，他在曹侯村住了九個多月，無盡藏比丘尼是專攻《涅槃經》的，九個月相當長的時間，無盡藏比丘尼將《涅槃經》念一遍給祖師聽，《涅槃經》分量相當之多，有四

十卷經文，六祖大師就給她講過一遍。我們想想，無盡藏比丘尼這福報實在太大了，感得六祖專門為她講一部經，實在是不容易。

【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。】

我講得沒錯，字字句句都合乎佛在經中所說的，並沒有違背。

【乃至為汝。終無二說。】

乃至於我今天對你來講解《涅槃經》的大意也不例外，沒有兩個說法。

【曰。學人識量淺昧。願和尚委曲開示。】

志徹一想，祖師的話決定不會錯的，不會違背經義的，可是我們聽了，好像與經義相違背，這是我們自己程度不夠，見不到之處。所以說『識量淺昧』，願『和尚委曲』再給我們詳細的解釋。

【師曰。汝知否。】

這是反過來問他。

【佛性若常。更說甚麼善惡諸法。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。故吾說無常。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】

在這個地方我們要曉得一個原理，那就是佛祖說法，佛陀、祖師說法，無非是破除當人之執而已，這是請大家要特別注意到的。因此佛沒有定法可說，祖師也不例外，也沒有定法可說。說法就是破除當機的人，這個地方當機就是志徹，換句話說，下面這個開示是專為志徹而說的，是破他的執著。世尊因為眾生，這是講一般眾生，執著佛性為無常。譬如我們平時接觸到的一些同修們，我們勸他要發堅固的道心，要有清淨的信心，相信自己在這一生當中必定可以成就。以念佛人來講，相信自己在這一生可以斷煩惱，可以念到一心不亂，可以往生西方淨土。而這些同修們往往是過分的謙虛，不敢承當，說「我罪業深重，我這一生如果能夠下品下生就很幸運了」，對於自己得一心、對於自己心不顛倒，可以說是完全沒有

自信。這就是他執著佛性是無常。因此佛為了破這些人的執著，所以說「有常」。如果我們要相信自己的佛性是有常，我們的信心建立了，我們對自己就敢於承當，這一生當中必定有成就。

六祖是因為志徹禪師又執著佛性為有常，這就是他讀經讀到這個地方他起了執著，因此這一關不能夠突破。六祖在此地正是對症下藥，完全從一百八十度的反面來糾正他，所以說「無常」，諸位要曉得這個意思。釋迦牟尼佛說佛性有常，是破一切眾生的執著；六祖說佛性無常，是破志徹禪師的執著。故六祖謂，『吾說無常，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』。因為佛與祖師「以其為破除執著則一也」。說法，法是方便法，要緊的是破除執著，執著破了，這個結就解開了。

【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。即物物皆有自性。容受生死。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。故吾說常者。正是佛說真無常義。】

自性沒有生滅，沒有生滅就沒有生死。這一點佛在一切大乘了義經典裡面說得很多，像大家所熟悉的《楞嚴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法華經》，這些精闢的理論講得太多了。生滅心才有生死輪迴，不生滅性中哪有生死輪迴？生滅的因果不是真實的，是虛妄的；不生滅的性相是真實的，不是虛妄的。六祖大師在這兩段極簡單的開示裡面，已經將這種經義顯露無遺。自性沒有生滅，所以自性不受生死。如果是一切法要是無常的話，就是說一切法的自體、自性，那都是各受生死了。實在說這種道理凡夫的確是很難體會到，哪一個人不承認我們這個身有生老病死？哪一個人不承認這個世界有成住壞空？生老病死、成住壞空，這就是無常。殊不知我們所體會到的生滅成壞的無常是我們的錯覺，而事實真相並不如此。這個道理與事實的真相，的確很不容易體會到，可是我們學佛的人又必須要體會到，我們才能夠開悟，才能夠破除迷惑而證得自性。

假如一切萬物的自性都受生死，佛講的真常不生不滅的本性那就有『不遍之處』了，「遍」是普遍。這是無論在理與事上都是講不通的，真如本性是一切萬法的理體，哪有不遍的道理？所以六祖說，一切善惡諸法皆有常。諸位要曉得，這是從一切善惡諸法的理體實相上說的。換句話說，一切萬法的自性不生不滅，一切萬法的現象與作用也沒有生滅，這個境界是真實的。雖是真實，凡夫、外道、二乘，乃至於權教菩薩，都見不到，必須是在深位的菩薩，像《楞嚴經》裡面講，諸佛與大菩薩他們常住在楞嚴大定之中，才見到事實的真相。像前面這個意思一樣，佛因為一切眾生、外道、二乘執著一切善惡諸分別心是有常，所以佛說「無常」。而六祖因為志徹執著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是無常的，這是佛所講的，他就執著了，所以六祖從反面說「有常」，其目的無非是破除他的執著而已。

話說回來，自性，就眾生這一方面來說，往往是被一切有為法所掩蓋了，因此可以說之為無常。所以佛說無常，是破凡夫、外道而成的執著；六祖說常，是破志徹的執著。從破執著上來說，六祖跟佛是一個意思。所以祖師在此地說，『吾說常者，正是佛說真無常義』。這個經義我們一定要細心的去體會，才懂得佛祖說法的義趣，也就是開經偈裡面講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底下這是把這個意思更明顯的給我們點破了。

【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。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。共成八倒。】

『比』是皆的意思，釋迦牟尼佛全都是為了凡夫外道平常他們執著邪見，以為一切法是常住的，二乘聖人於常住的又以為是『無常』，這樣一共就成為八種顛倒錯誤的見解。這一點可以說在一切大乘經裡面我們常常看到的，大家要特別的留意，可以幫助你將來

了解經裡面所說的意思。凡夫跟二乘都有錯誤的見解、有錯誤的看法，他錯在什麼地方我們一定要曉得。曉得這回事情，不但是別人的事情，要緊的是自己的事情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自己對自己要明瞭，我們現在顛倒在哪裡，我們錯在什麼地方。別人錯不錯，於我們來說，畢竟沒有太大的關係。自己錯了，於自己修證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。

這裡我們從這個表解上來看，所以他的中心說法就是方便破執，這四種顛倒就是「常樂我淨」。常樂我淨到底有沒有？給諸位說，真有，但是凡夫沒有。為什麼？因為凡夫迷！我們看，凡夫外道於生死中執著有，執著有常、有樂、有我、有淨，這叫做凡外四種顛倒。簡單的說，就是凡夫外道這個生滅心，生滅的概念，沒有斷除，因此這四種清淨的德性的確沒有，所以佛說無常。二乘聖者他們已經把生滅心滅掉了，於涅槃實有常樂我淨這四種淨德他執著沒有，所以這是二乘四種顛倒，這個佛說有常。佛對凡夫說無常，就是無有常樂我淨；對二乘人說有常，有常樂我淨，是不是釋迦牟尼佛說法前後矛盾？諸位要曉得，佛說法前後決定沒有衝突。常樂我淨，佛說無常、說有常，都是正確的嗎？都正確。為什麼？因為自性本來具足了常、無常這個意思。這四個字，底下我們還要跟大家來做一個簡單的解釋。

【故於涅槃了義教中。破彼偏見。】

凡夫跟二乘都有偏見，為什麼？他們都執著一邊，凡夫執著有，二乘執著空；換句話說，凡夫執著有為法，二乘人執著無為法。無為跟有為是二邊，既然是二邊，就不是正確的，就是錯誤的。前面我們已經看過太多了，佛法是不二法，二就不是佛法。這兩句話諸位要記住，所謂佛法，乃是正覺之法；所謂非佛法，那就是邪覺之法，或者為不覺之法。我們不必把它看作釋迦牟尼佛所說之法、

十方諸佛所說之法、祖師所說之法，這樣看法太狹義了，這樣看法是有執著，沒有離開執著。我們一定要能夠記住，所謂佛法就是自己正覺之法。

經上說，「不遷名常」，遷是遷變，不遷變的叫做常；安穩叫做樂，樂是安穩的意思；「自在名我」；無我，這叫真正的淨，這是大涅槃所具之四德。經裡面常說到的法身、般若、解脫，都具這四種淨德。法身不遷、安穩、自在、無我，般若也是不遷、安穩、自在、無我，解脫還是不遷、安穩、自在、無我。因此這三德個個具足了常樂我淨，具這四種淨德。不過，必須要把有為、無為這二邊都要捨離，常樂我淨的四淨德才能夠現前。執著任何一邊都有錯誤，換句話說，常樂我淨四淨德就不能夠現前了。既然其目的是為了破除偏見：

【而顯說真常。真樂。真我。真淨。】

「常樂我淨」在此地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解釋。所謂『常』，是從大涅槃的體性上說，大涅槃的體性是不變的，是不生不滅的，所以叫做「常」，體常。它的作用隨緣現相、隨緣起用，現相與起用決定不中斷，這個也是常的意思。可見得體常，相與用也是常，希望諸位多多從這個方面去體會。而『樂』的意思也是從涅槃體性上說的，涅槃的體性是寂滅而永遠的安穩，所以說安穩是「樂」。同時它又能夠運用自在，一切所為都能夠隨心所欲，所以這是樂。我們講到隨心所欲，諸位要曉得，它是隨順的真心，不是隨順情識。我們凡夫最難體會到的就是把這個心搞錯了，凡夫總以為能夠思惟、能夠推想、能夠推度，以為這個是心，哪裡曉得這是第六意識。隨心所欲，不是隨第六意識所欲，也可以說，不是隨八識五十一心所之所欲。我們對於佛祖所說的開示，這一點最不容易體會的，就是我們在基本的觀念上錯誤了，就是不曉得他說的這個心是什麼。

他說的這個心是真如本性，是常住真心。要曉得，八識五十一心所這個心是妄心，不是常心，它是生滅心。

第三講『我』，「我」有兩種意思，第一個是體性，體性稱之為我，那就是禪宗裡面常說的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，這是我，這是從體性上說的。其次是從作用上講，作用，我這個意思是自在。所以前面從體性上來說是主宰的意思，從作用上講則是自在的意思，得大自在稱之為我。這個大自在就是解脫，大自在就是清涼在《華嚴》註解裡面所說的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。這個是我德。第四說到『淨』，「淨」還是說大涅槃的體性，它是清淨而不染的，這就是叫淨。雖然它能夠隨緣，隨十法界依正莊嚴之緣，但是它從來也沒有染著過，所以它才叫真正的清淨。這是簡單的將「常樂我淨」的意思解釋給諸位。

【汝今依言背義。】

這一句是大師責備志徹禪師，你只曉得讀誦文字，可是文字裡面所說的道理你沒有明白，你執著在文字上，所以你違背了佛所說的真實義。

【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。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。縱覽千遍。有何所益。行昌忽然大悟。】

這個『悟』，諸位要曉得，他在《涅槃經》上真下過功夫，把一些妄想雜念斷掉了，不再執著一切妄想邪見了，但是他又執著佛的言教，他的病在此地。六祖大師大慈大悲，曉得他這個病源，因此很善巧的幾句開示，叫他把對於經文裡面的執著也拋棄掉、也捨掉，這樣一下就契悟了，就大悟了。這個地方底下有四句偈，我們把它念下去：

【乃說偈言。因守無常心。佛說有常性。不知方便者。猶春池拾礫。我今不施功。佛性而現前。非師相授與。我亦無所得。】

這個八句就是他開悟的心得報告。六祖謂志徹，「汝以有斷滅者為無常，及確定而死板者為常」。這是我們一般凡夫的通病，什麼叫常、什麼叫無常，在我們的觀念跟志徹禪師是一樣的。我們也認為凡是有斷滅的就叫無常，換句話說，沒有斷滅的我們就叫它做常，確定死板這個就是不滅的，我們叫它有常。豈知常可言無常，無常又可以說常。這是什麼道理？前面也給諸位說過，因為自性本來非常、非無常。正因為自性常、無常二邊都不落，所以佛運用得太巧妙了，運用得太自如了。因此佛可以用巧妙的說法、巧妙的教學，破除眾生的執著、破除二乘的執著、破除菩薩的執著，都能夠叫我們當下斷除虛妄的執著以及不正確的見解而契悟自性。

志徹這兩首偈子，第一首的大意是說明諸佛說法的真實義。我們必須要曉得，佛實無法可說，佛在《金剛經》裡面說得太清楚了，佛說的一切經，就是無說之說。他這首偈子說『因守無常心』，「守」就是執著，他執著一個『無常』的心。這個執著是誰？就是凡夫外道。『佛說有常性』，佛說有常，是破除眾生執著的無常，是為這個意思。『不知方便者』，不曉得佛這樣說是為了破除凡夫二乘的執著，是這麼一個意思。你要不曉得，那就好像『春池拾礫』，「礫」就是石頭，你不知道在這池裡頭去拾寶，去撿寶石，你在裡頭撿瓦片，把瓦片當作寶石，這是錯誤了。

第二首偈說，『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現前』，就是忽然見性了。這個是說明見性在破除無明，無明就是疑。大乘經裡面常講，破一品無明，就見一分真性。見性是見「無所得」之性，這個意思前面我們說過很多，無所得。證得了無所得，就是明心見性，所以他「佛性而現前」。『非師相授與，我亦無所得』，這兩句話是感激六祖大師的開示，假如不是大師給他點醒，雖然真性就在面前，他也沒有辦法證得。見了性，見了性也是真正體會到無所得的真性。

六祖大師聽了志徹禪師這兩首偈非常的歡喜。

【師曰。汝今徹也。】

他本來叫行昌，你現在徹悟了，大徹大悟了。

【宜名志徹。】

就給他起個名字叫『志徹』。「志徹」禪師他的法名是六祖大師給他起的，也就是他真正徹悟了，大師給他起這個名字。

【徹禮謝而退。】

再看底下一段，這是神會禪師。這個在禪宗史裡面也是很有名氣的一位大德，他在當年，將六祖大師教學與得法發揚光大，有不可埋沒的功績，我們看他的這一段公案。

【有一童子。名神會。襄陽高氏子。】

『童子』，沒有成年，按照古禮，十九歲以前都叫「童子」。他的法名叫『神會』，我相信諸位同修對於他的名字一定不會陌生。

【年十三。自玉泉來參禮。】

『玉泉』是神秀大師的道場。你看看，他這麼小的年紀，就想學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人是非常聰明，也有很大的抱負，實在是很難得。

【師曰。知識遠來艱辛。還將得本來否。】

這是禪宗好像一種例子一樣，凡是來參學的，這一見面說話就等於是考試，像我們現在的口試一樣。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其中的含義，往往這種問答都是意在言外，我們要會聽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你這麼老遠的從玉泉到我這裡來參學，這遠道非常的辛苦。『還將得本來否』，「本來」就是本來面目，也就是見性。問他，你有沒有見性？有沒有證得本來面目？

【若有本。則合識主。】

『主』就是自己的主人，就是禪宗講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，這就是主人。

【試說看。】

你講給我聽聽看。神會就說了：

【會曰。以無住為本。見即是主。】

他答覆得太快了。這兩句話，實在講是宗門的口頭禪，他很輕易的就說出來了。

【師曰。這沙彌爭合取次語。】

他年紀很小，這是小沙彌的身分。祖師這一句話就是說，你這個小孩出口太草率了、太隨便了。

【以拄杖打三下。】

這小孩說話這樣的冒失、這麼隨便，拿拐杖打了他三下。神會他反過頭來問祖師說：

【會乃問曰。和尚坐禪。還見不見。師云。吾打汝是痛不痛。】

我們注意他們兩個人這個問對，一個問的是你『坐禪』的時候『還見不見』？這個「見不見」就是見不見性，你有沒有見性？六祖大師就反過來就問他，我打了你三下，你痛不痛？

【對曰。亦痛亦不痛。】

你看看這個小孩的確很頑皮，說話的時候都是不著二邊。他這是不是見性？未必見得，就是嘴巴上很伶俐，人很聰明。他說我『亦痛亦不痛』，祖師就說：

【師曰。吾亦見亦不見。】

六祖大師也在此地逗他。神會就問了：

【神會問。如何是亦見亦不見。師曰。吾之所見。常見自心過愆。不見他人是非好惡。是以亦見亦不見。】

句句都是開導神會的，句句都是開導他的。神會是個小孩，聰明天真，因為聰明，常常在禪堂裡聽法，把這些祖師說的這些言語隨便就用上了。正如同阿難尊者在楞嚴會上，那麼樣草率隨便的答覆釋迦牟尼佛所問的情形相彷彿。所以這一段經文我們跟《楞嚴經》合起來看，很有味道，六祖就好像釋迦牟尼佛，神會就好像阿難尊者。所以在此地教給他，這個就是佛法修學的根本，我們應當『常見自心過愆』，就是自己心裡頭起心動念的過失，『不見他人是非好惡』。這就是一個真正修道之人，『是以亦見亦不見』。反過頭來問他了。

【汝言亦痛亦不痛。如何。】

這個話什麼意思？

【汝若不痛。同其木石。若痛。則同凡夫。即起恙恨。】

你說我打你不痛的話，不痛，那你跟木頭、石頭一樣，我打你，你不曉得痛癢，這是不痛的意思。如果要是痛，那你就是凡夫，你就會起瞋恨的心。

【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。】

你前面所說的，見與不見是二邊。

【痛不痛是生滅。汝自性且不見。敢爾戲論。】

你沒有見性，沒有明心見性，你這個小孩在我面前開玩笑，這個『戲論』就是今天我們所講的開玩笑，在我面前強辯。

【神會禮拜悔謝。】

這個神會被六祖大師這樣一頓呵斥，這才『禮拜悔謝』，「悔」是後悔，不應該隨便的跟祖師戲論，「謝」是禮謝祖師對他的開導。

【師又曰。汝若心迷不見。】

就是你『心迷』，沒有見性。

【問善知識覓路。】

你應該求『善知識』，求「善知識」指導你明心見性的途徑。

【汝若心悟。即自見性。】

如果你要是開悟了，開悟你自己『見性』。「見性」之後：

【依法修行。】

這是宗門修學的過程，他是先求大徹大悟，悟後起修，歷事鍊心，成就真實的智慧。

【汝自迷不見自心。卻來問吾見與不見。】

你自己沒有見性，你要來問我見不見。

【吾見自知。豈代汝迷。】

我見了性，我自己曉得，與你不相干，沒有辦法給你！

【汝若自見。亦不代吾迷。】

你明心見性了，也不能破除我的迷惑顛倒。所以你也不能代我，我也代不了你。

【何不自知自見。乃問吾見與不見。】

這是把神會他這個過失說出來。

【神會再禮百餘拜。求謝過愆。】

這是懺悔，拜了一百多拜，求祖師原諒他的過失，原諒他的無知。可見得這個小沙彌平常是貢高我慢，很能夠逞言說。

【服勤給侍。不離左右。】

他也很乖巧、很靈活，給祖師做侍者，每天跟在祖師的身邊。

【一日。】

這是有這麼一天。

【師告眾曰。】

祖師在禪堂裡面告訴大眾說：

【吾有一物。無頭無尾。無名無字。無背無面。諸人還識否。

】

你們認不認得，你們誰曉得？別人還沒有說話，這個小沙彌他就跑出來講了。

【神會出曰。】

『神會』從大眾當中跑出來，就說：

【是諸佛之本源。神會之佛性。】

這兩句話，實在講是六祖大師要考一考他學生的，神會跑出來就先答了，先答覆這個問題了。『本源』、『佛性』是佛證道、開悟以及教學的根源，其發揚光大，就是我們講的弘法利生，目的是令一切眾生正覺。正覺就是「佛性」、「本源」。所以六祖大師說，此「物」，此物就是本源、就是佛性，本源與佛性的確是一切眾生個個具足的，沒有名字，也沒有相貌，也沒有辦法解說，清淨本覺，是純真無妄，沒有生滅，也沒有來去。這些話在佛的經典裡面說得太多太多了，我們講它作本源，講它作佛性，這都是不得已而建立的名相，為了說話、為了教學方便起見而立的假名，我們要懂這個意思。依這個假名去證實相，這就是佛法裡面常講的，依文字起觀照、證實相。千萬不可以執著名相，執著名相就死在名相之下了，你把觀照失掉了。換句話說，這實相你永遠就不能夠證得。實相是什麼？實相就是正覺，實相就是本源、佛性。神會答得沒錯，可是祖師底下的話還是責備他的話，那就是他這一種冒失，喜歡說話的毛病，還沒有改掉。所以祖師就說了：

【師曰。向汝道無名無字。汝便喚作本源佛性。】

給你講了沒名沒字，你為什麼還把它叫做『本源佛性』？

【汝向去有把茆蓋頭。也只成個知解宗徒。】

這兩句話，你將來要是有一把『茆蓋頭』，「茆」是茅草，這個意思就是講，將來你自己要有一個小茅篷，住著可以遮蔽風雨，

意思就是說，你將來能夠自立在一方教學的話，你也只是一個『知解宗徒』而已。什麼叫做「知解宗徒」？這是我們應當要曉得的。佛法自古傳到現在，可以說一代不如一代，其原因就是漸漸的都墮在知解宗徒之中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修行證果，一心不亂，到今天有幾個人能夠證得？真正能夠證得一心不亂，這是佛法的成就。證果人少了，都變成知解宗徒了。古德說，黃檗禪師就講過，「我此禪宗，從上相承已來，不曾教人求知求解」，這兩句話非常非常重要，我們在《壇經》裡面已經讀過很多了。你看看，祖師教人是不是教我們求知求解的？我們曉得祖師教人不是求知求解，釋迦牟尼佛在一切經典裡面又何嘗教我們求知求解？佛是教我們開悟的。

「古人心利」，心猛利，「才聞一言，便乃絕學」，絕學，絕是放下，放下什麼？放下知解。「所以喚作絕學無為閒道人」，這是永嘉在《證道歌》上所講的，絕學無為閒道人。「今人只欲得多知多解，廣求文義，喚作修行」，這是講到現在人的毛病，他學佛學什麼？只想多知多解，博學多聞，功夫都用在記問上。連儒家都說，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」。可是現在人全都在記問之學上做功夫，拿這個來喚作修行。「不知多知多解，反成障礙」，這是什麼？所知障。諸位要曉得，所知障也是煩惱。「所謂知解不消，皆為毒藥」，消是什麼？消是開悟。你要在知解裡面去開悟，而不能夠死在知解裡頭。如果你要是博聞強記，那就像阿難尊者知解不消，所以阿難不能開悟，阿難也不能得定。阿難尊者在當時就把這一樁事情示現給我們看了，真是以身說法。因為落在知見裡面，都是向生滅當中去取，去做功夫。

「真如之中，都無此事」，真如本性裡面沒有知解。所以《般若經》常說「般若無知」，這是真智慧。佛法教我們求智慧，教我們求根本智。什麼叫根本智？根本智是無分別智。有分別是知解，

有分別是所知障。所以宗門是「但知息心即休」，心就是知解之心、分別之心、執著之心，把這個妄心斷掉，就完了，就沒事了。「更不用思前慮後」，思前慮後都是心意識裡頭的事，真如本性當中沒有這個事情，這是我們一定要好好的記住的。從這個地方我們也體會到，今日之下的眾生學佛病根的所在，那就是今日之下，大家不僅是一個知解宗徒，宗是宗門，徒就是徒子徒孫。佛祖所期望的，我們應當是明心見性的宗徒，而不是知解宗徒。今天不但是知解，而且知解還發生了錯誤，這個後果實在是不堪設想。

【會後入京洛。】

他離開祖師以後，他是在荷澤，就是在山東，在那個地方弘法利生。祖師圓寂之後，因為禪宗的頓教在北方不能夠推行，於是他就發了大心到洛陽。

【大弘曹溪頓教。著顯宗記。】

『顯宗記』是一篇文章，「顯」就是顯明，「宗」就是宗旨，這個宗旨就是佛祖相傳、祖祖相傳的禪宗宗旨。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就叫做「顯宗記」，這一篇文章在禪宗是相當著名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文獻。文字並不多，可是句句都是很重要的開示。

【行於世。】

所以這一篇東西是流行在世間，不但是宗門的學生需要讀誦去參究的，就是一些研究教理的，所謂教下的學人，對他這一篇文章也非常的重視。

在這個地方我們附帶的介紹一下，神會大師他閱藏的時候，就是閱讀《大藏經》，提出了六點疑問請教六祖大師，六祖大師一一為他開示。這一段問答是在《傳燈錄》裡面，我這個地方把這六個疑問簡單的標出來，「神會六疑」，我們曉得有這麼一樁事情，記載在《傳燈錄》。第一個疑問，他是懷疑戒定慧；第二個疑問，是

疑問諸法的有無；第三個疑問，是懷疑生滅；第四個疑問，這是講到教理上，就是頓教、漸教，到底哪一個先、哪一個後？第五個疑問，是講定慧的先後，到底是先定後慧，還是先慧後定？第六個疑問，就是佛與法的先後，是先有佛還是先有法？就是先有佛後有法，還是先有法後有佛？這六個疑問，的確我們在初學佛法的人往往也都有；換句話說，這六種疑問也可以說是學佛人共同的疑問，我們在這個地方簡單給諸位介紹一下。

第一個疑問講到戒定慧的意思，他提出來，有這麼一點意思。他說這個戒，到底戒什麼，戒的什麼？定要怎麼修？慧是怎麼起來的？提出這麼個問題。六祖答覆說，定主要是定在心，「定則定其心」，心要清淨，心本來就是清淨的。前面我們讀過，祖師說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本來無一物就清淨，本來無一物就不動，這就是自性本定。我們今天心亂了，心裡面妄念太多，所以這個修定重要的是在定心，把一切妄念邪思捨棄掉，使我們的心恢復到正常，這是定。戒在戒其行，行是我們的行為、我們的言語、我們身體一切的造作，有許多妨害別人、妨害了社會錯誤的行為，我們把它修正過來。所以戒這是戒在行為上的，定是定在心裡上的。慧是什麼？慧是自性當中的覺照，所以說是「性中常慧照」。但是這個照是一定要有戒定，沒有戒定，這個智慧不能現前，有戒、有定智慧就現前。「自見自知」，到這個時候不必去問人，自己智慧一現前，曉不曉得？自己曉得，自己的功夫一天比一天深，自己也曉得。

第二個問題，他問的是諸法有無。他問的是這個意思，佛法裡頭常講「本無今有」，這到底是什麼？「本有今無」又是什麼？「誦經不見有無義，真似騎驢更覓驢」，提出這麼一個問題。這個問題問得也相當之深。而祖師答覆他說，「前念惡業本無」，這個義味很深，我們起這些惡念，這個惡念真如本性裡面沒有，這是「本

無」的意思。「後念善生今有」，一念回光返照，清淨自在，慈悲平等，這個「今有」。「念念常行善行」，這是勉勵神會的，什麼叫善行？凡是利益於一切眾生的，這是善行。不但要利益一切眾生，而且我們要叫一切眾生得究竟利益，這是真正善行。還要曉得，如果叫眾生現前得利益，將來不得利益，這個不叫善行。佛法裡面講的善行，是令眾生現在得利益，將來得利益，來生來世更得利益，這叫真善。所以說佛法裡面講善的標準跟世間的標準的確不相同。世間善的標準往往只看到眼前，不看後世；佛法是要現在、後來，甚至於來生來世，它都要顧及到的，這種善叫真善，這種利益叫真實的利益。祖師又說了，「汝今正聽吾言」，你現在正在這裡聽我說法，我就是「本無今有」。這個正是現身說法了，給他解答什麼是本無今有、什麼是本有今無，都答覆了。

第三個問題，這就是問到生滅。他的問意是說，「將生滅卻滅，將滅滅卻生，不了生滅義，所見似聾盲」，對生滅的真義不了解，正如同耳聾眼瞎，見不到諸法的真實相。這也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六祖告訴他，「將生滅卻滅」，就是將生滅滅了這個滅，佛這種說法，用意是教人不要執著性。為什麼？因為佛所說一切法皆是方便法，佛講真如本性，你就執著有個真如本性，錯了，那你就不知道佛所說的意思了。「將滅滅卻生」，他的用意是令人心要離境界。你看看，不是教你身離境界，是教你心離境界。心離境界就是心裡面沒有境界，心裡面沒有境界就是心裡面沒有分別執著。「未若離二邊，自除生滅病」，正是佛門裡面常講的「二邊不立，中道不存」，這樣就把生滅這個病捨離了。

第四個問題，就是問修學，到底我們是先頓而後漸，還是先漸修後頓入？「不悟頓漸人」，心裡面免不了常常有迷悶。祖師就告訴他，「聽法頓中漸」，聽法的時候，佛祖說法是頓，立刻就說出

來了，漸是什麼？是你漸漸就悟入，所以聽法的時候是頓中漸。如果你一開悟，這一開悟就是漸中頓，說法是有次第的，你忽然大悟了。這是講聽，聽裡面漸頓。沒有開悟的時候是頓中漸，悟了以後是漸中頓；在修行的時候是頓中漸，證果的時候是漸中頓。這個修行，諸位要曉得，禪家所謂悟後起修，沒有開悟談不上修行，沒有開悟的修行總免不了盲修瞎練。所以祖師才說，修行是頓中漸，是頓悟漸修。頓悟之後怎麼漸修？像善財童子，在一切順逆境緣當中歷事鍊心。證果則是漸中頓。「頓漸是常因，悟中不迷悶」，他說迷悶，不迷悶，悟中不迷悶。

第五個問題，他問定慧的先後，到底是先定後開慧，還是先開慧後得定，到底哪一種正確？祖師答覆他說，「常生清淨心」，對他答覆，對我們來講都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常常生清淨心，要常常保持著清淨心，「定中而有慧」。「於境上無心，慧中而有定」，境是境界，六塵境界，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，不起心、不動念，沒有妄心、沒有妄念，我們俗話說沒有邪心、沒有妄念，這個是慧中而有定。「定慧等無先，雙修自心正」，定慧說不上什麼先與後的，一定要定慧等持，這個定慧等持就是禪定。從這個答覆的意思當中，我們回想前面在「教授坐禪」一章裡面，六祖大師平時的開示也是這個意思，所以定慧等等，定慧是一體的。定慧是要在境界當中去修的，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去修的，而不是盤腿面壁。盤腿面壁那是初學人的功夫，真正要成就定慧一定要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當中，去修清淨心、去修不動心。心地清淨不動，一切境界了了分明，一切事業圓圓滿滿，這叫定慧等持。

末後一個問題就是問，到底是先有佛後有法，還是先有法後有佛？祖師給我們說，「說即先佛而後法」，說法，三藏十二部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，當然先有佛後有法。可是你聽的時候，你聽法，

那就先有法後有佛。這個話說得很有道理，老師在說法的時候，那他成佛了，先有佛後有法；我們在聽法的時候，先有法後有佛。什麼後有佛？自己成佛，自己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，那不是後有佛嗎？如果要講到佛法的根源，「一切眾生心裡出」。所以佛法的根源是什麼？上一次我們給諸位說過了，佛之根源就是經上常講，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」，這是佛的根源；法的根源，就是經中常說的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，這就是諸佛教學的根源。佛與法的根源都是一切眾生心中本來具足之事，不需外求，外面是求不到的。

【師見諸宗難問。】

這個『難』就是故意的刁難，『問』是問對，也就是辯論，每個人都是執著自己的門庭，所謂是門戶之見，彼此不相容。

【咸起惡心。多聚座下。愍而謂曰。】

這底下幾句開示非常重要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在前面都曾經見到過，嫉妒障礙，爭名奪利，在佛門裡面處處都見到，這已經是佛法的衰相了。今日之下，那更不必提了。所以大師看到這個情形，看到這些十方來的學子們，彼此互相不能相容，常常在一塊兒起爭論，這個「難問」就是爭論。所以非常慈悲，憐憫他們，告訴他們：

【學道之人。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。】

這個是真正學道基本的概念。我們要想修學有成就，一定要把自己心裡面一切的念頭，善念也好，惡念也好，統統要把它除得乾乾淨淨。

【無名可名。名於自性。無二之性。是名實性。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。言下便須自見。】

這幾句話非常重要。在《高子遺書》裡頭有幾句話說，人想到

死的時候，只要我們想到死，死去一樣也帶不去，「死去一物無有」，這時候萬念自然撇開了，撇脫了。所以印光大師當年在世，常常教他的學生說，學道之人應當時常把這個「死」字貼在額頭上，就是教我們常常想到死，「我就要死了」，這樣你才能把一切放下，「放下萬緣，一心念佛」，這是印祖常常教人的。高子給我們說，雖然這樣子，「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」，如果能像六祖能大師這樣那就最好了。他老人家開悟了，曉得自性清淨心裡面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曉得自己性上一物無有，「萬念自然無係累也」。這是最高明的辦法，比我們常常想到死這個境界還要高一等，這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，是我們應當要常常提醒自己的。

講到真如自性，自性沒有名字。「真如」這個名是無有名字當中不得已而建立的假名。我們要曉得這個假名，千萬不可以在假名上起執著，所以說『無名可名，名於自性』。『無二之性，是名實性』，「實性」也就是實相，也就是《起信論》裡面所講的本覺。自性、本覺自無量劫來，本來就是清淨的、本來就是圓滿的、本來就是具足的、本來就是靈妙的，與三世一切諸佛無二無別，就像六祖大師在黃梅開悟對五祖所說的一樣。『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』，這是講諸佛菩薩、歷代祖師，他們悟了以後教化眾生，是在實性上建立的一切教學的法門。這一句話非常重要，佛祖教學理論的依據就是自性清淨心，就是諸法的實性。

學的人應當在『言下便須自見』。所以言下要悟入。我們反過來看看今日之下的這些學人，他在言下起了分別、起了執著，所以他不能夠悟入。因此，佛法跟世間法不一樣，佛書與世間書籍不一樣，那就是說，世間書籍你可以分別、可以執著、可以研究；佛法，你看了、你聽了，不能夠分別、不能夠執著，甚至於說不能夠去研究它。一定要曉得言下大悟，一定要在文字當中，一看就見性，

這樣才是真正一個善學的人。

【諸人聞說。總皆作禮。請事為師。】

大家就是十方學人，到這裡來參學，聽祖師這樣慈悲懇切的開示，無不向他禮拜，都請他答應收他做學生，收自己做學生，都是以六祖大師為自己的親教師。這一章我們就說到此地。

再看底下第八章：

【唐朝徵詔第八】

【神龍元年上元日。】

這是公元七二零六年，『上元』是正月十五。

【則天中宗詔云。】

『則天』就是武則天，『中宗』是武則天的兒子，這個時候一般稱為二聖，實際上大權都在武則天的手上，中宗也不過是掛名的皇帝而已。

【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。】

詔書，就是頒發這個詔書給惠能大師，首先就說明詔書的內容，說皇帝，這二聖，『請安秀二師』，這個『安』就是慧安國師，他那個時候住在中嶽嵩山，就是嵩嶽的慧安國師；『秀』就是神秀大師，我們稱為北宗神秀大師。這兩位大師宮中供養。

【萬機之暇。每究一乘。】

在公務、處理國家大事完了之後，常常向兩位大師請教『一乘』佛法。

【二師推讓云。】

兩位大師都非常謙虛，都推讓。

【南方有能禪師。密受忍大師衣法。傳佛心印。可請彼問。】

這兩位國師都推薦惠能大師，說是二聖如果要深究一乘佛法，我們都沒有這個能力。南方有惠能大師，他是得五祖的真傳，希望

皇帝能夠把他請得來，向他請教，那一定是遠超過我們。這是皇帝說明他下詔書去禮請他的因緣，換句話，這是兩位大師推薦的。在《舊唐書·神秀傳》裡頭有一段記載，神秀是非常想當時朝廷能夠把惠能大師請到京師來弘法，極力的推薦。神秀大師他自己又寫了一封信，親筆寫了一封信來邀請他，皇帝有詔書，秀大師也有信。

可是惠能大師對使者說，也就是回答神秀，他說我自己個子很矮小，相貌也不是很堂皇的，如果我要到京師去，京師人看到我矮小，其貌不揚，對我不會生起尊敬的心。我們要曉得，佛法是教學，教學裡頭第一要緊的就是尊師重道，如果我們對老師沒有看在眼睛裡頭，換句話說，對他所說之法就不會尊重。如果對他所說的法不尊重，必定就會產生毀謗，這樣不但不能收到弘法利生的效果，反而更增加眾生的罪業，所以這是不許可的。同時他又說，五祖曾經告訴他，他與南方有法緣，希望他在南方弘法利生。他說我這是老師對我有囑咐在，我也不敢違背。因此他終身就沒有離開過五嶺，換句話說，他沒有離開過曹溪，一直到他圓寂，都沒有到北方去過。

這裡面實際上也含有很深的意思。你看諸佛成佛之後，還要以百劫的時間去修相好，我們在此地就能夠體會到了，百劫修相好。這個原因就是針對眾生，一切眾生，他只看外表，他不曉得內容，不顧內容的。所以佛一定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使大家一看到他，對他就尊敬，尊敬才能夠聽他的話。如果說其貌不揚，走到這個地方，大家看他，笑話他，不尊重他。佛雖然是修行證果、圓滿菩提了，也不能夠利益眾生。利益廣大眾生，這個相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在這個地方我們也能夠體會到這個意思。

【今遣內侍薛簡。】

派遣內侍薛簡。

【馳詔迎請。願師慈念。速赴上京。師上表辭疾。願終林麓。

】

皇上雖然是下了詔書，祖師還是辭謝了。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

。